

石林詞箋注

〔宋〕葉夢得 著
蔣哲倫 箋注

石林詞箋注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石林詞箋注/[宋]葉夢得著;蔣哲倫箋注. —上海:
上海古籍出版社, 2014. 11
(中國古典文學叢書)
ISBN 978-7-5325-7292-2

I. ①石… II. ①葉… ②蔣… III. ①宋詞—注釋
IV. ①I222.844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(2014)第 120552 號

中國古典文學叢書

石林詞箋注

[宋]葉夢得 著

蔣哲倫 箋注

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(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郵政編碼 200020)

(1) 網址: www.guji.com.cn

(2) E-mail: guji1@guji.com.cn

(3) 易文網網址: www.ewen.co

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發行中心發行經銷

上海展強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開本 850×1168 1/32 印張 9.875 插頁 6 字數 150,000

2014 年 11 月第 1 版 201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數: 1—1,600

ISBN 978-7-5325-7292-2

I·2828 平裝定價: 38.00 元



葉夢得像

石林詞

宋 葉夢得

賀新郎

或刻
李玉

睨起流鶯語掩蒼苔房櫳向晚亂紅無數吹盡
殘花無人見惟有垂楊自舞漸暝靄初回輕暑
寶扇重尋明月影暗塵侵上有棄鸞女驚舊恨
遽如許江南夢斷橫江渚浪黏天葡萄漲綠
半空煙雨無限樓前滄波意誰採蘋花寄取但

前言

在羣星璀璨的兩宋詞壇上，葉夢得算不上大家，他的《石林詞》至今無注本傳世，專題評論也不多；但是，從詞史發展的角度來看，仍有其自身的特色，且作為北宋詞向南宋詞過渡的一個重要環節，更具有不可忽視的研究意義，值得我們給予關注。

一

葉夢得，字少蘊，號石林居士，蘇州長洲（今江蘇蘇州）人〔一〕，史傳蘇州吳縣人〔二〕。生於北宋神宗熙寧十年（一〇七七），卒於南宋高宗紹興十八年（一一四八），屬於親身經歷靖康之變的那一代人。他為學早成，議論風生，對經學、史學、政治、經濟、金石都深有研究，尤善理財，也是一位有方而成就的文學家。

葉夢得一生，自二十一歲登第，至七十二歲去世，五十年間，或廢或起，大致經歷了三個階段。

第一階段，自哲宗紹聖四年（一〇九七）至徽宗大觀三年（一一〇九），約十三年。這時詞人少年新進，頗負大志。登第後，授丹徒尉；徽宗朝，任婺州教授，召為議禮武選編修官。因蔡京引薦，召

對，大爲徽宗賞識。此後一度春風得意，遷祠部員外郎、起居郎、中書舍人、翰林學士等職。他和蔡京的關係雖很密切，但並非一味阿附，曾多次借召對的機會批評時政，極論朋黨之弊，主張用人當「以德爲先」，針對朝中士大夫「重內輕外」的普遍傾向，主動「乞身先衆補郡」，又曾竭力反對蔡京重用童貫，終於大觀三年出知汝州（今河南臨汝）。繼而落職，提舉洞霄宮。

第二階段，自大觀四年（一一一〇）至欽宗靖康元年（一一二六），即作者三十四歲到五十歲的中年時期。在歷經宦海風險之後，葉夢得內心已萌退隱之志。他在《避暑錄話》中自述：「吾自大觀後，叨冒已多，未嘗不懷歸，而家舊無百畝田，不得已，猶爲汝南、許昌二郡正，以不能無資如（阮）裕所云。」這就是作者於徽宗政和五年（一一一五）和重和元年（一一一八）先後出知蔡州和潁昌的真實動機。潁昌的府治在許昌，原先唐將曲環在這裏開鑿的西湖就緊靠城邊，沿子城而下，可策杖往來其間。葉夢得到任之後，疏浚了積淤多年的湖塘，公事之餘，常同詩友如韓氏諸賢（韓縝、韓維的子弟）、晁氏舅輩（晁沖之、晁將之）以及當時名士（曾存之、許亢宗、王幼安等）吟唱其間，大有嘯傲湖山、不問世事的傾向。著名的《石林詩話》成於此時。儘管如此，詞人經世濟民的抱負並未完全泯滅，耿介不阿的個性依然未改，在此期間仍做過不少於民有益的事。如初至許昌，適逢水患，京西尤甚，餓殍自鄧、唐流入許昌境內，葉夢得即令開常平倉賑濟災民，又號召州民收養傷災棄兒，撫幼恤貧，深得民心。宦官楊戩用事，常平使劉寄爲取媚於戩，從部內括常平錢五十萬緡入後苑，又強令各地以蘇州米樣就糴於京師，百姓怨聲載道。於時，葉夢得上章極論潁昌地力與東南異等，品色亦當

因地制宜，潁州百姓賴以得免。又，李彥括田所大搞土地兼并，僅郟城、舞陽二地就侵吞民田八百戶，隱瞞良田數千頃。葉夢得上奏其事，得捕點吏按治，民心大悅。由於葉夢得一再違拗當權者的旨意，所以潁昌任滿即落職提舉洞霄宮。宣和三年（一一二二），葉夢得自楚南歸，開始居山讀書的隱逸生活。兩年後，在湖州卞山石林卜築精舍，以爲終身棲隱之地，寫就《玉澗雜書》，並着手《石林燕語》的記纂。

第三階段，南渡以後，即高宗建炎元年（一一二七）至紹興十八年（一一四八），詞人五十一歲至七十二歲，是他晚年爲國效力的時期。金兵南侵，北宋滅亡，國土分裂和民族危亡的慘痛現實，促使詞人重新振作起來，積極參與政治生活。建炎初，擔任戶部尚書，得以充分施展其經財理政的才能，曾爲初建的南宋王朝籌畫錢財，解除了高宗面臨的財經拮据的困境。與此同時，葉夢得還提出過許多抗敵禦侮的良策，如高宗駐蹕揚州時，他上陳待敵之計，精闢地分析了地理形勢、武器糧草和軍隊士氣三者之間的關係，認爲「形固則可恃以守，勢強則可資以立，氣振則可作以用」^{〔三〕}。紹興元年（一一三一），起爲江東安撫大使，知建康府，兼壽春等六州宣撫使。時建康荒殘，兵士不滿三千，江淮一帶守將又往往陽受朝命、陰與僞齊交通，處境十分艱危。對此，葉夢得一面調兵遣將，以充實建康及其周圍要鎮的軍備力量，一面以民族大義曉諭心懷二計的部將，要他們齊心協力，抗擊僞齊入寇，收到良好的效果。紹興八年（一一三八）再帥江東時，又提出了以團結鄉社、整飭邊備爲中心的「防江措劃八事」。次年，金帥宗弼南侵江淮，夢得結集沿江民兵數萬，分據江津，遣子模率兵八千，

於馬家渡阻擊來犯之敵，大大挫傷了頑敵的囂張氣焰。在此期間，他又曾兼總四路漕計，爲軍隊輸送充足的糧餉，使諸將得以全力抗敵而無後顧之憂。兵燹之餘，葉夢得在建康掩埋死難者的殘骸，興復學校，重整城池，使殘破的建康城得以復蘇。凡此種種，皆爲史家稱道。紹興十二年（一一四二），宋金和議成，葉夢得調任福建安撫使，知福州，曾全力鎮壓「海寇」朱明連，爲鞏固南宋王朝對東南沿海的統治立下犬馬之功。三年後，因與監司不合，上章請老，特遷崇慶軍節度使，致仕，歸居卞山以終。

綜觀葉夢得一生，經歷了少年「得志」、中年貶官歸隱和晚年爲國效力的曲折道路，反映在詞的創作方面，不同時期的作品也呈現出不同的風貌。

二

現存石林詞早年作品極少。卷首《賀新郎》一篇，頗能代表作者的早期詞風：

睡起流鶯語。掩蒼苔、房櫳向晚，亂紅無數。吹盡殘花無人見，唯有垂楊自舞。漸暖靄、初回輕暑。寶扇重尋明月影，暗塵侵、上有乘鸞女。驚舊恨，遽如許。江南夢斷橫江渚。浪黏天、葡萄漲綠，半空烟雨。無限樓前滄波意，誰采蘋花寄取。但悵望、蘭舟容與。萬里雲帆何時到，送孤鴻、目斷千山阻。誰爲我，唱《金縷》。

上片從睡起後鶯語花飛的寂寞幽境寫起，點明時令已入初夏，再由尋扇引出舊情；下片由江天水闊寫到離人遠去，抒發千山阻隔而無由相見的悵恨。全詞委婉曲折，風華流美，確如宋人闕注所評「婉麗綽有溫、李之風」〔四〕，在當時曾傳唱遐邇。《石林詞》中與此風格相近的，還有《江神子》（銀濤無際卷蓬瀛），採用湘靈鼓瑟的傳統題材，描寫帝子降臨江渚，寂寞顧盼的淒清場景，極盡幽怨悵惻之意。

詞人中年貶官和歸隱以後，由厭惡官場的汙濁轉而寄情於江山風月和田園逸興，詞風產生了明顯的變化。內容不再涉及男女風情，形式上也洗盡脂粉，不求穠麗婉曲，「不作柔語殢人」〔五〕，而多直抒胸臆。潁昌期間與友人杯酒流連的詞作，大都疏淡明麗，雅淨而有丰姿。如《滿江紅》詠西湖：

「蘭舟漾，城南陌。雲影淡，天容窄。繞風漪十頃，暖浮晴色。」《定風波》詠青梅：「破萼初驚一點紅。又看青子映簾櫳。冰雪肌膚誰復見。清淺。尚餘疏影照晴空。」《浣溪沙》詠暮春：「柳絮尚飄庭下雪，梨花空作夢中雲。竹間籬落水邊門。」作者歸居園田後，詞風更爲沖澹閑遠。他的《念奴嬌》（故山漸近）和《八聲甘州》（寄知還倦鳥）幾乎全用陶淵明詩文的意境和語句，如：「歸去來兮，秋已老，松菊三徑猶存。稚子歡迎，飄飄風袂，依約舊衡門。琴書蕭疏，更欣有酒盈尊」；「倦鳥知還，晚雲遙映，山氣欲黃昏。此還真意，故應欲辨忘言」（《念奴嬌》）；「十畝荒園未遍，趁雨却鋤犁。敢忘鄰翁約，有酒同携」（《八聲甘州》），充分表現了作者返樸歸真的恬淡心境。

葉夢得中期詞作比較明顯地呈現出陶淵明和蘇軾的影響。陶的影響已見上述；有意學蘇的，可以《鷓鴣天》（一曲青山映小池）爲例。前人評論石林，多藉該詞襲用蘇軾七絕《贈劉景文》詩句來

說明其間的承嬗關係，殊不知其中樂觀、開朗、「莫爲悲秋浪賦詩」的曠達胸襟，才是東坡精神的真諦。他如《臨江仙》諸闕（不見跳魚翻曲港，自笑天涯無定準，山半飛泉鳴玉珮）裏那種忘懷得失和超塵脫俗的情懷，《江城子》（碧潭浮影蘸紅旗）中長歌痛飲的狂太守風度，亦都承繼了東坡坦蕩灑脫的襟懷和清曠放逸的詞風。作者的某些詞作如《永遇樂》（天末山橫）被後人誤編入《東坡樂府》，正可說明他們此中有彼的風貌。

石林這一階段創作的又一特點，是大量驅策典故和櫟括前人詩文人詞。除融化陶、蘇的詞句外，如《應天長·自潁上縣欲還吳作》：

松陵秋已老，正柳岸田家，酒醅初熟。鱸膾蓴羹，萬里水天相續。扁舟波浩渺，寄一葉、暮
 濤吞沃。青箬笠，西塞山前，自翻新曲。來往未應足。便細雨斜風，有誰拘束。陶寫中年，
 何待更須絲竹。鷗鷺千古意，算入手、比來尤速。最好是，千點雲峰，半篙澄綠。

詞中「鱸膾蓴羹」用晉人張翰因秋風起而辭官歸隱的典故，「鷗鷺千古意」用春秋越國范蠡功成身退、泛舟五湖事，「青箬笠」三句和「細雨斜風」語本唐張志和《漁父詞》，「陶寫中年」二句見蕭統《謝靈運傳》。這種大量櫟括前人詩文人詞的寫作手法始見於《東坡樂府》，以《哨遍》（斗米折腰）最爲典型，此後周邦彥也長於此道。石林這種好用典故和櫟括的作風，顯然也源自蘇軾。到了南宋，辛棄

疾和其他辛派詞人用得更为普遍，構成了辛派以文爲詞的一個重要方面。

南渡以後，在動亂時代的刺激之下，葉夢得的詞風又有新的發展。這時期的作品突出地抒寫了作者救亡圖存、匡復故國的宏大志向。如《念奴嬌》：

雲峰橫起，障吳關三面，真成尤物。倒卷回潮，目盡處、秋水黏天無壁。綠鬢人歸，如今雖在，空有千莖雪。追尋如夢，謾餘詩句猶傑。

聞道尊酒登臨，孫郎終古恨，長歌時發。萬里雲屯，瓜步晚，落日旌旗明滅。鼓吹風高，畫船遙想，一笑吞窮髮。當時曾照，更誰重問山月。

全篇步東坡「赤壁懷古」的韻次，而能以慷慨激越之音，抒憂時念國之意，較之蘇軾原詞似更富有強烈的時代氣息和現實意義。他帥江東兼壽春等六州宣撫使時所作《八聲甘州》（故都迷岸草），同樣充滿愛國的激情。詞中深情緬懷八百年前淝水之戰的英雄人物，熱情謳歌以少敵衆、以弱禦強的鬥爭精神，篇末以晚年遭讒畏譏的謝安自況，感歎賢能之士不受君王信用、無力施展抱負的深沉悲憤。這種借懷古以針砭時政的寫作手法，後多爲辛派愛國詞人所吸取。

作者的愛國思想還滲透到他晚年生活的各個方面。看人射箭習武，會激發他「何似當筵虎士，揮手弦聲響處，雙雁落遙空」（《水調歌頭》）的豪興。登高望遠，會引出他「老去情懷，獨作天涯想」（《點絳脣》）的壯志。濠州觀魚，發一通莊子式的議論之後，又歸結到姜子牙磻溪垂釣，而感慨自己

「功業竟安在，徒自兆非熊」(《水調歌頭》)。甚至在被讒落職，歸居山間時，仍繫心於「悲風時起」，「邊馬怨胡笳」的艱危時局，並寄希望於謝安式的匡世之才出來平定戰亂，「談笑靜胡沙」(《水調歌頭》)。這種以解救國難爲宗旨的功業自許的宏偉抱負，給詞人晚年的創作增添了豪邁雄放的音響。

石林後期詞作中還有不少即景寄興的篇章，大多氣象開闊，韻度飄逸，神肖東坡。如《念奴嬌·中秋燕客有懷壬午歲吳江長橋》：

洞庭波冷，望冰輪初轉，滄海沉沉。萬頃孤光，雲陣卷、長笛吹破層陰。洶湧三江，銀濤無際，遙帶五湖深。酒闌歌罷，至今鼙鼓龍吟。

回首江海平生，漂流容易散，佳會難尋。縹緲高城，風露爽、獨倚危檻重臨。醉倒清尊，姮娥應笑，猶有向來心。廣寒宮殿，爲予聊借瓊林。

上片寫月夜太湖的洶湧壯觀，浩渺之中雜有幾分神異；下片寫醉裏賞月激起的奇思遐想，給人以飄飄欲仙的感受。此外，《水調歌頭·癸丑中秋》一詞，其中寫景如「倚空千嶂橫起，銀闕正當中」，發興如「付與孤光千里，不遣微雲點綴，爲我洗長空」，則更見得狂放恣縱。大抵東坡的豪放詞風，本來就有清曠和雄放兩個方面。石林的中年詞作，主要承受了東坡詞清曠疏逸的一面，晚年始較多吸取其豪邁雄放的色調，而兼融二者於一爐。所以，要論石林詞風的成熟，當推其晚年，而這顯然又是由時代環境的變遷促就的。

當然，石林晚年詞作也不僅僅追隨東坡。他的一些描寫隱逸生活情趣的作品，如「深閉柴門，聽盡空簷雨。秋還暮。小窗低戶。唯有寒蛩語」（《點絳脣》），寥寥幾筆淡墨，幽靜蕭瑟的氣氛呼之欲出。這種簡淡的風格，基本上是從陶詩脫胎而來。至於幽居中壯志未泯，「能於簡淡時出雄傑」（六），則又體現了他個人的特色。

三

葉夢得的《石林詞》，在南渡前後詞風的轉變中，有其獨特的歷史地位。

大家知道，北宋一代的詞，大體上沿着晚唐五代文人詞的路子發展下來。從晏殊、歐陽修到柳永、周邦彥，儘管在詞的體制、音律、風格和表現手法上不斷有所創新，可是，總的看來，發興於歌臺舞榭，多詠男女風情，以穠麗婉約爲宗的基本作風，則沒有多大變化，「詞爲艷科」的傳統一直被保持下來。就中也有個別詞人，詞作對這一傳統有所突破，如范仲淹《漁家傲》（塞下秋來）反映邊塞軍旅生活，王安石《桂枝香》（登臨送目）抒寫吊古傷今的情懷，特別是一代文豪蘇軾，以其橫放傑出的才情，揮灑自如的筆墨，抒發建功立業的抱負，緬懷古代英傑的業績，傾吐親朋手足的深情厚誼，從而大大開拓了詞的境界，解放了詞的音律，爲豪放詞風的確立奠定了豐實的基礎。這在詞的發展史上可說是一次重大的革新。但就當時而言，蘇軾的詞風却被人視爲別調，所謂「雖極天下之工，要非本色」（七），甚至譏爲「句讀不葺之詩」（八），很少有人追隨。

靖康之變如一聲巨雷，將詞人們從輕歌曼舞、密約相思的迷夢中震醒過來。兵戈相侵，國土淪亡，輾轉流離的生活經歷，沈痛深切的感慨情懷，不能不直接間接地反映到詞的創作中來，遂使百年以來承平享樂的詞風爲之一變。當時不少詞人的詞作，都可以南渡前後作爲劃分時期的標誌。如向子諲《酒邊詞》即分爲「江北舊詞」和「江南新詞」兩個部分，前者華美妍冶，後者瀟灑亢爽，風格截然不同。張元幹在北宋末年原屬婉約一派，人稱他早年詞作「極嫵秀之致，真堪與片玉、白石並垂不朽」〔九〕，而經過民族戰爭的洗禮，明顯轉向慷慨豪邁，唱出了「欲挽天河，一洗中原膏血」〔《石州慢》〕這樣的時代強音。女詞人李清照的作品，由前期一般地抒寫閨情，作風清新明麗，轉變爲後期寄寓身世家國之痛，作風深沈淡淨，也是明顯的例證。總之，由於時代風雷的激蕩，詞的發展至南宋前期有一個重大的變化，而蘇軾開創的豪放詞風溶進豐腴的愛國主義思想內容後，產生了更爲深遠而廣泛的影響，這是不可忽視的歷史事實。

約略看來，南渡初年的詞風大致可以區分爲三個流派：一派基本上承續北宋以來的婉約詞風，視《花間集》、柳永、秦觀、賀鑄、周邦彥等詞人詞作爲詞體正宗，題材與風格上都無明顯開拓，代表作家有陳克、周紫芝、汪藻、康與之等。他們的作品縱然精麗，但不脫摹擬痕迹，缺乏時代氣息，在當時影響微弱。接近這一派而有所不同的，是李清照晚年的詞作，其中深沈的哀苦之音，從側面反映了時代的變亂，寄託着故國之思，有強烈的藝術感染力，但由於受婉約風格的局限，並未能像她的詩作那樣直接描寫亂離生活的情景，抒寫匡復的希望。第二派以向子諲、陳與義、蘇庠、朱敦儒等人爲代

表，他們的作品突破了傳統詞風的束縛，以疏朗明快的語言反映變亂中的社會生活和感受，表現真切動人。然而，他們的感受大多停留在感喟哀時的基調上，缺乏許身報國、力挽危局的豪情壯志，像「中原亂。簪纓散。幾時收？試倩悲風吹淚過揚州」（朱敦儒《相見歡》）以及「芳菲歇。故園目斷傷心切。傷心切。無邊烟水，無窮山色」（向子諲《秦樓月》），正體現了他們的典型的心聲。甚且有鑒於國勢險惡與朝政日非，他們中有些人進一步採取了達觀放任、逃避人生的態度，唱出「萬事不理醉復醒，長占烟波弄明月」（蘇庠《清江曲》）、「世事短如春夢，人情薄似秋雲。不須計較苦勞心。萬事元來有命」（朱敦儒《西江月》）這樣消極頹唐的聲調來。這一派詞人可說是繼承了蘇軾詞風中清曠的一面，而更向頹放發展了。南宋初年的第三派詞人有李綱、岳飛、胡銓、張元幹等，他們都是熱血志士，投身於反對民族壓迫和權奸賣國的政治、軍事鬥爭之中，滿懷激憤，發而為慷慨悲壯的音響。其中尤以張元幹創作數量最多，成就最高，代表作如兩首《賀新郎》（曳杖危樓去，夢繞神州路）以及《石州慢》（雨急雲飛）等，鏗鏘鏗鏘，橫絕六合，開啓了後來辛棄疾等人的豪壯詞風。所以，這一派詞人雖也源出於蘇軾，但他們是着重繼承並發揚了蘇詞中雄放的一面，以之與抗敵救國的時代精神相結合，而更趨向於沈著悲慨，他們的詞作因而成為辛派詞人的直接先驅。

葉夢得的情況和上述三派都稍有差異。他早年詞作屬於婉約派；中年詞風轉向清曠疏淡，開始接受蘇軾的影響；晚年則更進一步發展了這一詞風，並增添了豪邁雄放的音響。就其南渡以後的作品來看，其中憂心時局、志存匡復和張元幹等人是一致的；然而其詞風的轉變，却並沒有達到

張元幹那樣悲慨淋漓、沈雄跌宕的境地，而仍然保存着蘇詞特有的清曠飄逸的基調，這一點又使他多少接近於朱敦儒、陳與義等人的風格，雖然其中不時迸發出的宏音亮色又是後二者所罕有的。因此，就其與三派的關係來看，可以說他是介乎第二派與第三派之間的詞人。而如果從南渡前後豪放詞風的發展演變來看，他又正好成爲聯結蘇軾與辛棄疾之間的紐帶。人們通常把張元幹以及稍後的張孝祥視作溝通蘇、辛的橋樑，自然是不錯的，而對早於張元幹十幾年登上詞壇的葉夢得，却缺乏足夠的重視。其實，葉夢得不僅接受蘇軾的影響在先，他那寓壯懷於清曠的詞風，恰恰顯示了由蘇詞向辛詞過渡的最初迹象。比試之下，二張的亢壯激越，則顯然已更迫近辛派詞人的藩籬了。總之，發源於蘇軾的豪放詞風，經過葉夢得、張元幹、張孝祥，到辛棄疾始集其大成，構成一條完整的鏈索，而作爲其中介環節之一的《石林詞》，無疑具有不可取代的歷史價值。

四

最後來談一談《石林詞》的編集與版本流傳問題。

《石林詞》編於何時，史無記載。明正統年間吳訥輯《唐宋名賢百家詞》，其《石林詞》卷後有宋人關注的跋文，末署「紹興十七年七月九日東廡關注書」，毛晉汲古閣刻《宋名家詞》通稱《宋六十名家詞》錄以爲詞集序，冠名「題石林詞」。紹興十七年時，葉夢得尚在世，看來詞集乃其生前所編。又，現存《石林詞》的各種版本，錄詞總數皆在一百首上下，但石林所作詞未必止於此數，且從其交往過